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少儀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 又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注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

姚氏際恆曰少幼少之少如內則所謂十年學幼儀是也鄭氏爲小威儀非威儀已屬小不當又稱小矣朱仲晦謂卽小學之支流餘裔尤非小學乃古人學字之名非此之謂也 又曰按此篇多與曲禮內則同作少儀者當在曲禮後內則前以篇中之文而知

之詳篇內其義既多互發而語尤精峭堪與兩篇媲美矣

陸氏奎勳曰開端曰聞明屬漢儒記錄矣然較先于曲禮按少儀猶內則所云幼儀少當講習不必皆屬童子事也鄭目錄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訓少爲小義隔一針

姜氏兆錫曰此篇繼大傳而言所言多辭讓進退之節服食器用之宜其禮雜出于吉凶軍賓嘉而瑣細切至近而可行先儒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蓋謂此也石梁王氏亦云少非幼小之少此篇乃曲禮之類

然則儀而云少當如大牢少牢之少蓋至次大小之詞與

方氏苞曰篇中所載事父兄師長之儀皆童子時所當服行也其中事君承公卿接賓客交朋友祭祀朝聘會同軍旅燕食獻遺皆成人所有事而儀度詞令必講習于童子時故統之曰少儀注疏詰少爲小似未安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替曰聞名

見賢遍反適音嫡願見如字聞如字徐音問亟去翼反注反下同

方氏懋曰以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于敵者亦

曰聞名

黃氏震曰不得階者自謙不得其階而進也

徐氏師曾曰記者以謙道教人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于人如下所云也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七八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謙也其在敵體則曰某固願見于將命者雖與君子同然不曰聞名而直曰見則殺矣

石梁王氏曰聞始見君子者辭句絕

姚氏際恆曰不得階謂不由階而升堂也猶見曰聞

名主人曰將命者之意主指所見之人適者其主相
敵者也鄭氏乃以主字連上讀非郝仲輿不從之是
朱氏軾曰固願猶云實實願也階所由進也主謂司
賓客之人不得階主者謂不得主賓客之人爲之引
進也 又曰于敵者亦曰聞命者今人舊識久疎再
見則自舉其名蓋形貌久而變或不能識名則一聞
卽能記也亟數也常來見之人其請見之辭曰願朝
夕不時見也

陸氏奎勳曰謂不得升階而謁主人也舊說欠明

又曰願得朝夕正所以別于聞名也鄭註某願朝夕

聞名于將命者辭拙而混

姜氏兆錫曰聞者記人謙言我嘗聞之於人云爾猶釋氏如是我聞之類也君子指有德位者而言也某名也固如固辭之固將命者通言語出入之人也階猶進也言某固願通已名于將命者不得徑造主人也適謂敵體者以非見君子故直稱某固願見于將命者不稱聞名而辭亦較簡也此二條言始見也

又曰按石梁王氏謂聞始見君子者辭句絕今味文義君子自與敵者以下相對凡本章稱曰者皆合冠以辭字猶云聞始見君子者其辭如此聞始見敵者

其辭又如此類則首條當君子者句辭曰句將命者句階主句下均放此爲例也如王說句絕則曰字當直至主字爲一句不得讀斷而其後凡曰字以下亦皆如之矣今發其義例如此學者審之可也 又曰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仍稱某固願見于將命者不言省文與或謂敵者罕見亦稱聞名則始稱願見而後反以聞名稱無是理矣亟數也于君子稱某固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敵者亦稱某固願朝夕見于將命者蓋親之之辭也 又曰瞽無目者蓋無問貴賤惟稱某願聞名于將命者而已以無目故不言願見也

方氏苞曰不得階主句將命者主通賓客不得主
進見之人末由自通也邵氏說得之 又曰敵者曰
某固願見惟聞名宜稱將命者蓋欲將命者以名聞
于主人也曰願見于將命者曰朝夕于將命者則辭
不當特曰蓋以敵者而請見無論同國異國因緣會
合必有其由主人已知其名故第曰某固願見也亟
見則交親第曰某願朝見某願夕見無庸更溢一辭
矣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
司徒

姚氏際恆曰比相助死者爲治具之義孟子曰且比
化者亦作庀左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聽役
于司徒檀弓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

朱氏軾曰比讀去聲喪乃凶事非素親愛誰肯與之
故適有喪者曰比

姜氏兆錫曰適往也比猶方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
以喪不主相見故欲比於執事也童子未成人之稱
又曰某願聽事于將命者蓋來奉使令而其詞益
降矣 又曰某願聽役于司徒者公卿之喪司徒掌
其事如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又曰此

章言謁見之禮也

方氏苞曰比附也願自附于執事之人也與左傳莫與比而事吾君同義又曰周官三公九卿之喪宰夫與職喪率官有司而治之凡有爵者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而惟曰聽役于司徒何也宰夫職喪掌其禮度及禁令而已州長則凡州之大喪身莅其事黨正則教其禮事掌其戒令遂匠納車鄉遂之民共正柩下棺復士凡喪之役事泄而共之者皆司徒之屬也

若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則曰致馬資于有

司敵者曰贈從者

姚氏際恆曰按臣致君金玉貨貝此春秋以來諸侯好貨之風治世必無有

姜氏兆錫曰適他謂朝會之屬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

臣致襚于君則曰致廢衣于賈人適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襚音遂
賈去聲

朱氏軾曰進將命也不以襚進不令擯者執此將命也 又曰親不止兄弟舉一例其餘

姜氏兆錫曰以衣送死曰襚賈人識物價者稱致廢

衣于賈不敢必用或廢棄之也敵者則直以禭言矣
凡致禭須擯者傳辭將進若親者兄弟之類不傳詞
而進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禭不將命卽陳于
房中是也

臣爲君喪納貨貝于君則曰納甸于有司

姜氏兆錫曰納入甸田也臣受田于朝故稱納田野
所出于有司也

賈馬入廟門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賈音颯
賈音附

姜氏兆錫曰賈馬以送死故入廟門賈馬與幣以助
主故不入廟門其大白之旂與兵車亦以送死而不

入者降戰具也此蓋君喪鄰國致賄之禮抑或本國亦自行之與

賄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姜氏兆錫曰來賄者既致主命卽跪委于地而擯者舉而取之其主人不親受者與吉事異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萬氏斯大曰此言本坐之人有受于立者則起而不坐若坐而不起是直情徑行矣舊解非

姚氏際恆曰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此多受立彼多授坐

朱氏軾曰性之直者二句爲膠執失禮者言蓋謂受立授立不坐若有執尊卑受授以跪爲禮者是膠固不通之論不與足議禮也直對委曲變通言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乃曲以盡禮也然而或有跪者則直情徑行之人耳蓋譏之也又曰此章言獻贈之禮也方氏苞曰受立而跪則近于諂而形受者之倨授立而跪則重勞受者之以跪答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闥說屢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排薄皆反闥胡臘反又音合說吐活反本亦作脫長丁丈

反陸氏個曰宜在道
替亦然下脫亂在此

彭氏汝礪曰曲禮疏云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說
履戶內與此同

徐氏師曾曰始入曰辭恐其簡而無文卽席曰可恐
其繁而無節皆中道也

姚氏際恆曰陸農師曰宜承道替亦然脫亂在此此
說可存

姜氏兆錫曰禮賓至大門至階主皆辭讓令賓先入
先升故當辭之時擯告主曰辭矣蓋擯相之節然也
及升堂將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曰可矣言不

須再辭也

姜氏兆錫曰闔門扇也言推排門扇以入而脫屣于戶內者止同來中最長者一人如此而已餘不可也又如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又皆不得脫屣于戶內而并一人亦否矣又曰此章言辭遜之節也

方氏苞曰將入門主人先客故始入卽詔以讓客使先也又曰皆同等則年長者一人脫屣于戶內若有異爵者及族姻行輩之長者在則年長者亦不敢以長自居而用此禮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于某乎問道藝曰子習于某乎子善

于某乎

亟去冀反
某音母

徐氏師曾曰未能而樂學之謂習既能而深造之謂善皆兼道藝而言

朱氏軾曰問品味者問所嗜好之物也惟好之故亟食不厭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人情品味有徧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于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于某乎子善于某乎又曰此言辭令之體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于大家不嘗重器

度太洛反
械戶戒反

管子
斯反

孔氏穎達曰此承上賓主相問因明賓主之禮既問人之道藝則已當學習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賓主皆然也賓不得願主人所有之物大家謂富厚廣大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見人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蓋非分而願與憎疾已貧必有亂心生濫惡也

應氏鏞曰按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

陳氏澔曰訾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

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按詩小雅翕翕管管朱傳管

賢者之謂管則訓毀
子重器頗合附存之

姚氏際恆曰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二句相連說謂我
不有可疑之事在躬則人自信之不必度民機械之
來也大家如韓魏之家不嘗之嘗鄭氏謂思也方性
夫謂計度引國語嘗相以證陳可大主非毀字解二
說未詳孰是

朱氏軾曰不疑在躬者不使吾身有可疑之事也若
度民械願大家嘗重器則人疑之矣民人也械兵器
也度其多少也大家註謂大夫之家願望也大家

所有之物我亦希望有之人嘗猶度度其器之貴賤
輕重如楚子問鼎之類是也度與嘗皆有願意非分
而願者貪也貪不已將爲亂焉使人疑其貪且亂則
禍及身矣故曰不疑在躬

陸氏奎勳曰上句卽所云君子爲行不使人疑也下
句卽所云不逆詐不億信也

姜氏兆錫曰在躬謂言之屬必其聲律身度然後
無可疑惑也民械謂兵仗之屬凡其美惡利鈍無容
妄謂測度也大家爵秩有等而願慕之非素其位也
重器傳世已久而嘗毀之是失其平也蓋不疑以慎

行不度以慎事不願慎好不訾以慎惡皆居身立心之要也

方氏苞曰此節皆以接人之禮言凡性之直者及久相狎者多疑人有身過以爲戲謔旣失忠敬之道尤人情所忌故戒之若朋友有過而知之審則當忠告亦不宜爲疑辭 又曰度謂試其與已稱否恐以欲得相疑也 又曰訾與齊語訾相其質之訾同蓋擬議其所值也觀君子之衣服劍乘馬不價義與此類 汜埽曰埽埽席間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徐氏師曾曰曰埽曰拚記埽之名不以鬣膺搗記埽

之法

姚氏際恆曰馬頰毛曰鬣古人制爲拂用以辟蠅蚋
因名曰鬣後以塵尾爲之又名塵拚席不以鬣者鬣
爲手持之物易以拚席故戒拚席不以鬣明埽地有
埽地之帚拚席有拚席之帚也鄭氏以鬣爲帚謂帚
恆埽地不潔清古未聞以鬣爲帚亦未聞稱帚爲鬣
殊杜撰而向來字書多據鄭注解字其承誤處未易
悉數卽如此篇上以訾爲思此以鬣爲帚下以穎爲
枕爲刀環詡爲敏而有勇之類皆使字義蒙混千古
良可浩歎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酒埽之禮也

方氏苞曰拚席不以鬣用袂拘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與音餘下同

徐氏師曾曰書言先蔽志此言志則否彼謂志之公此謂志之師也又曰問謂問于蓍龜人有疑而問于卜筮者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以瀆神卽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將問之時必先自謀于心曰告所問者果義之所當爲者與抑私志之所欲爲者與苟出于義則可問出于志則不可問言不當非義而問也

姚氏際恆曰不貳問卽再三瀆瀆則不告之意卜筮問義不問志眞千古論筮卜之名言左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南蒯果敗人皆舉此事以證此義蓋以蒯爲志而非義也予以爲此事固不可證卻不如此論蒯雖叛季氏也季氏權臣叛之非過故雖敗而得吉此正是義非志也不然胡爲筮得吉哉惠伯當時言此折之思沮其謀不得爲定論也

又曰不貳問指卜筮者自問問卜筮指卜筮者問來卜之人上下兩問不必相蒙劉執中謂兩問字皆指

卜筮者自問問卜筮以下所以釋不貳問之義甚率
強陳可大解問卜筮爲見卜筮而問之尤迂

朱氏軾曰曰字當自是審之詞將問卜筮必自度曰
吾所問者義乎志乎見以爲義矣而有所未信乃卜
筮以決之若志則斷斷不可爲何待于卜不貳問者
如同此一事這樣則公那樣則私始以這樣問兆不
吉則當暫止不可又問那樣也原本不貳問在問卜
筮上文正改于問志則否下最當

姜氏兆錫曰謂問其事而其人隱而不告則不可更
問也一云謂謀之卜筮事雖正而兆或不吉則不可

更以不正者問之也按下文方言卜筮此不應遽主卜筮前說爲是又曰問卜筮者人問其卜筮何事也義與志與問詞也義者事之正志則心之私故義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云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爲卜筮志則不爲卜筮也按二說亦通前說爲得之又曰此章亦前章詞令之體之意也方氏苞曰不貳問專問一事不可更端卜或不吉而更以筮問也

尊長于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于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弔待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

地手無容不嬰也寢則坐而將命

見賢通反見則之見如字植本亦作特畫

胡夢反嬰本亦作莖所
甲反又一作所角反

盧氏植曰不畫地不敢無畫地手無容不弄手也

玉按

藻言手容恭弄手則不恭矣故戒之
方氏云手跡無亦不可嬰蓮下反泥

姚氏際恆曰手無容卽下數嗟毋爲口容之容暑揮
嬰則弄手爲容故曰手無容不嬰也玉藻手容恭別
是一義不得侵混

朱氏軾曰不問年嫌若欲序齒也不使人傳命嫌若
賓主也見則面不則隱不敢煩尊長也不請所之恐
煩咎也凡敵者相見于路問起居外必詢所往于尊

者不講所之則他事舉不問可知不特弔亦是不敢
煩動息侍坐至不娶皆致敬也坐而將命不敢臨辱
者也 又曰畫指畫也凡人論事多以手指畫古人
席坐指畫近地故曰畫地與尊者言不敢以手指畫
也不但不指畫并不弄手爲容人無所執持多搖動
其手或以手撫手或以指刮物皆謂之弄

姜氏兆錫曰踰等謂祖若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
序齒也 又曰燕之言私也以非賓主之禮故不使
擯者傳命也面猶見也道遜而爲所見則面見之否
則隱避之而已之謂往也進見以致恭亦不敢問手

其所往矣 又曰若與其喪則待其哭時而往不非
時特弔也 又曰容謂舉手爲容也 斐扇也 琴瑟以
養德然不使而執之則失之尊之也 畫地以謀事若
無故畫之則失之亂也 手容似以習儀而轉失之汰
揮扇雖以卻暑而已失之媮故皆戒之也 又曰坐
跪也寢時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方氏苞曰手無容不可以手修容也如循面拂鬢之
類燕居則可對尊長則爲不敬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面以請客亦如之不

角不擗馬

射食夜反勝時
證反擗直角反

徐氏師曾曰其曰客亦如之因尊長而及客爾

姜氏兆錫曰凡射必二人爲耦楅在中庭矢倚于楅其上耦前取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迭進各得四反而畢若卑者侍射不敢更迭以取但一時并取四矢而已故謂之約矢也投壺亦各四矢委于地一一取投若卑者侍投則不敢委地而悉抱之故謂之擁矢也請謂請于尊長也兕觥曰角擢取也馬者投壺之勝算也凡勝則勝者之弟子酌酒致于豐上而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尊者必先洗爵致敬而請行觴客若不勝則土亦敬洗而

請之而其飲尊者亦不敢用角但如當獻酬之爵而已此以上通言侍射侍投也凡投壺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者驩取彼之一馬以成己之三馬若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一馬以成己勝也此則專言侍投也又曰此章類言子弟敬尊長之禮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而拖諸席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姚氏際恆曰執君之乘車則坐坐跪也卽曲禮跪乘也僕者右帶劍卽曲禮奮衣由右上之意君位在左

故上由右劍亦帶于右也負良綬申之面拖諸幣卽曲禮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也但此時君未出以待君耳君出則授此良綬矣以散綬升卽曲禮取貳綬也執轡然後步卽曲禮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也此節之義與曲禮同但皆是御者君未出而待君之禮叙法較曲禮錯綜可謂善用曲禮者矣朱仲晦駁疏謂于負良三句不當言君此時君未出是已然謂以散綬升之後君方出亦非也微特以散綬升卽執轡然後步亦是待君君未出也

朱氏軾曰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節同執君車卽下執

轡曲禮所謂執策分轡也坐跪也曲禮所謂跪乘也
田禮奮衣由右上取二綬此曰負良綬以散綬升曲
禮驅之五步而立此曰然後步皆僕爲君試車之禮
也右帶劍恐左妨君也取散綬必先負正綬者便于
君升而執以授也若敵者御則並執之無事負矣
姜氏兆錫曰舊註執謂執轡也僕先升車執轡以守
之也僕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示不行且加謹也劍
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綬
君所執之正綬也車猶伸也面猶前也拖引也帶者
覆軾皮也僕在車前而君升自後故僕負良綬于背

申綬未于前而引于車臂之上以待君升也此以上
言僕既升之後也 又曰散綬僕所執之貳綬也良
猶良材之良散步謂行也僕升以散綬乃執轡行車
五步而止待君升而以良綬授之故不謂之行而謂
之步必執轡然後步亦謹也此言僕始升之初也
又曰此章言僕御侍君升車之禮也

方氏苞曰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節可互證坐統初升
及既步而言初升取貳綬跪乘既驅五步而立則又
跪而執轡也曲禮取貳綬卽此記所謂良綬散綬也
綬之本應結于車上

獻車者說綬而執之故知當時結于車上故僕者自

取散綬以升而置良綬于背更從背繚于前故曰申之面也負綬而必申之面者僕常于車前也必負綬而繚于前者君登則側身左轉而授綬爲便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朝音潮

姜氏兆錫曰罷如欲罷不能之罷陳氏曰請見慕德也而請退焉則幾于簡矣彼朝廷人所競進則道雖行猶請退燕遊不可樂而忘反則歸師役不可勞而不息則罷而請見君子者豈其比乎故不請退也

方氏苞曰師不得已而後用役不得已而後與君民上下無不願其罷休故在師中者用以爲禮辭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
雖請退可也

欠起劍反伸音申笏音忽
還音旋蚤音早莫音暮

黃氏震曰運以手動澤以手磨還以手轉之

姚氏際恆曰曲禮曰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
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記者因上言不請退恐此
誤有弊故下引曲禮文補之復曰雖請退可也自註
疏以來皆分侍坐于君子月爲一節非也凡記文語
多相生因不請退遂生朝廷曰退因朝廷曰退遂生
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而再以侍坐于君子補上不請
退之意其文若斷若連最可玩味又觀其引曲禮文

可知作少儀者在曲禮後其增運笏澤劍首尤有意
致摹神之筆劍首琫也鄭氏謂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非也

姜氏兆錫曰運轉也示欲捐而起也澤者弄而生光
澤也示欲按而起也還亦轉也示欲著而起也餘見
曲禮凡此者請退惟視乎君子耳則不自請退益明
矣 又曰此章言見君子者進退之禮也

事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于人爲人從事者
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音亮乞如字又音氣
爲于僞反遠于萬反

徐氏師曾曰范增之於項羽賈誼之于漢文皆不量

而後入者也

姚氏際恆曰此節只重事君觀末句單承可見中二句亦是插法

姜氏兆錫曰度可事而事則道行而身不辱反是則輕進之悔滋矣或請乞于人或爲人任事亦必度而後行之然猶言如此也怨尤也上下指君臣而例言之 又曰此章言事君之類重申出入之禮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姚氏際恆曰凡狎比之事皆非正故曰旁狎不道舊故鄭氏謂言知識之過失似乎歇後郝仲輿謂生平

舊故向人稱道則似有所要挾亦牽強姑濁之

姜氏兆錫曰密猶隱也旁者對正而言舊故猶言舊惡也窺及隱密則機心勝旁爲狎褻則正氣忘論說舊故則厚道虧戲慢容色則敬德損此皆修身接物所宜戒也 又曰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能尊賢敬友也舊事非有所急且或揚人過以取憎惡如陳勝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

方氏苞曰君子不身爲狎卽人有相狎者亦不可近其旁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

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墀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姚氏際恆曰頌易綱諫易驕二句只以論語貧富字
換轉甚妙

朱氏軾曰疾怨也不用而去亦不悻悻于色也驕矜
也凡所言者意氣慷慨多失于驕矜寇萊公汲長孺
亦時有此病

姜氏兆錫曰君有過諫之使止可也訕則傷義諫不
從逃而去之可也病則害忠無諂則頌發于公無驕
則諫本于正至事弛而不力爲怠事弊而無用爲廢
相之更之君豈有失德而國亦豈有廢事哉謂之社

稷之役以其有勞于社稷也又曰此章正言事君之禮也

方氏苞曰有亡而無疾亡者以禮去國所謂有故而去非逃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于德游于藝工依于法游于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拔未反王本作校古孝反報依注音赴循音句訾子斯反

彭氏絲曰訾度長者衣物不敬訾度他人亦涉揣量且屑屑及是抑末矣

姚氏際恆曰拔來報往之義言人人殊惟講義曰毋

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此說姑存之毋循枉謂毋循習枉道枉已之事不必如鄭說謂復遵行前日之不正云云也游于說意當時工匠必有考工記之類是與毋訾衣服成器訾毀也謂衣服已成及凡已成之器皆不必訾毀之鄭氏謂訾爲思非毋身質言語與曲禮疑事無質同言語謂人及我之言語身質猶面質也

朱氏軾曰規矩常法也而有時不容盡泥者常法之外又別有說焉不可不講也 又曰拔來報往與續

神對一 是鹵莽人 一是猶豫人 循枉與測未至對循
迫也 追咎人之已往也 測逆億也 訾衣服成器者已
成之物而毀敗之質 語言者未定之事而質成之此
訾字與訾重器之訾不同

姜氏兆錫曰 援朱子曰 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
急再遷倒向那邊去來往有向背之意 言人見有箇
好事火急歡喜去做 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
則速去之矣 蓋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 所謂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 又曰 神當敬而遠之也 枉當從而
新之也 事物未至必以誠自處而亦以誠待人也 此

及下毋訾章舉爲戒之詞亦前不疑在躬不窺密章之意也依則不至徙而不常游則不至物而不化法規矩尺寸之制說講論變通之道凡此者皆相反而相成也此章言土工等守常變之道 又曰訾謂毀其不善也成猶善也身質與曲禮疑事毋質之質義同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姚氏際恆曰周禮保氏六儀襲而改易之鄭氏反謂此美字爲周禮儀字之誤可恨

朱氏軾曰濟濟身容翔翔手容論語所謂翼如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致齊而能定也皇皇有求而不得也匪匪行而有文翼翼載而有輔肅肅唱者之歌雍雍應者和此章卽周禮保氏所教六儀之意也

方氏苞曰僕者御得其道則車馬匪匪翼翼君子在車聞鸞和之聲則其容肅肅雍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

則曰能正于樂人未能正于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呂氏大臨曰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于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三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

陳氏澔曰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

姚氏際恆曰此與曲禮同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但典禮之答與問詞與此文之答與問詞異以此爲別耳此善于脫胎之法者陸農師以爲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少儀記諸侯之大夫士應子和以爲曲禮乃他人之旁自相問少儀則人問其子于父皆非 又曰郝仲輿曰此與曲禮小異而曲禮爲近曲禮國君子幼曰未能從宗廟之事此曰未能御御非主職故鄭作治事解愚按此文有意與曲禮異故其言若此

姜氏兆錫曰從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御則六藝之一而已從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教國子樂德樂語之類謂已習之矣正則惟正其善否也耕與負薪其難易亦如之此章與曲禮不同蓋記詞異耳幼兼能與未能者幼之中有此二等也

方氏苞曰大夫之子皆入成均大樂正小樂正教之故以正于樂人爲言士之子非秀者不得入鄉學故以耕與負薪爲言若國君之子雖六藝所在必學而不應以僕御爲言古者臣子之事君父並曰御射義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內則父歿母存冢子御食是也

祭祀之終有嗣舉奠之禮故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將冠則能問寢視膳侍御于君孺子則不能故幼則曰未能御也曲禮以言大夫之子則義當爲射御之御蓋國子學六藝御其最下者國君之子禮辭不當與大夫之子同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浙江書局重刊

汪自強校

吳士鎔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少儀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
不拜

姚氏際恆曰與曲禮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朱氏軾曰堂上猶不可趨非必近尊者也

姜氏兆錫曰執玉堂上不趨說見曲禮執龜筮猶執
玉之意城上猶堂之意也 又曰武車曲禮曰兵車
不拜曲禮曰爲其拜而夔拜也此章類言趨拜之禮

之變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姚氏際恆曰肅拜頰人端立而微鞠躬俯首以拜也男子則鞠躬俯首而拱亦謂之肅如所謂肅容之類手拜兩膝著地用手爲拜也說詳檀弓上此言婦人無手拜之儀其曰肅拜曰不手拜肅拜曰不手拜文法以錯落見異耳然謂君賜肅拜亦可疑爲喪主必稽顙君賜豈不當稽首與

朱氏軾曰此節三段平看吉事雖君賜不手拜而肅

拜祭而爲尸雖起而答拜亦不手拜而肅拜喪事雖爲主非夫與長子之喪亦不手拜而肅拜

姜氏兆錫曰肅拜註謂拜低頭也周官大祝九曰肅拜是也手拜謂手至地而顛在手上也大祝三曰空首是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賜亦肅拜而受爲尸謂虞祭爲祖姑之尸爲喪主謂主夫與長子之喪也喪主不手拜則禮合稽顙矣此言婦人之拜禮也喪主不手拜則禮合稽顙矣又曰按吉祭在廟有男尸無女尸而喪祭在殯宮又不爲尸又孫爲王父尸子不可爲尸故知爲虞祭祖姑之尸也

方氏苞曰祭禮主婦獻尸受尸酢及獻祝侑佐食致爵于主人受主人致爵自不得用肅拜所謂吉事乃平常嘉禮慶事與族姻爲禮止于肅拜而有君賜亦然玉藻有慶非君賜不賀蓋此類也

葛經而麻帶

吳氏澄曰經謂首經帶謂腰經也

徐氏師曾曰卽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

姚氏際恆曰與檀弓婦人不葛帶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服制首經要經皆以麻婦人卒哭後以葛經易首經而要經不變此蓋因男子卒哭後葛帶

而麻經疑婦人亦然故又因婦人之喪拜而言之也
取俎進俎不坐

姚氏際恆曰此與後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之
說大畧相同徐伯魯以此附于婦人爲一節非

朱氏軾曰取卽下節取祭進下節祭而反也

姜氏兆錫曰取俎者取肉于俎進俎者進肉于俎也
俎有足故取進不跪此言禮無或過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姚氏際恆曰執虛如執盈與曲禮執輕如不克同而
意更精妙

朱氏軾曰二句已盡聖賢心法卽孔子出門如見賓
使民如承祭之意

姜氏兆錫曰上虛虛器下虛虛室也執虛入虛如此
况非虛乎此言敬無不至也

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跣先
上聲

黃氏啟蒙曰此全要發君子敬心之密處君子之心
不知有無物之器無人之地蓋我心之敬慎甚于持
盈我心之對證甚于有人也

姜氏兆錫曰凡祭通言上下之祭也跣脫屨也祭主
敬故非惟室中不敢脫屨于堂上亦不敢脫屨若行

燕禮于堂上以合歡也則可跣矣燕禮將燕降脫屣
乃升堂也

任氏啟運曰按孔氏言有之謂堂上有跣然則士燕
尸于室亦無跣與

未嘗不食新

黃氏啟蒙曰此明祭祀不可從簡意重祭說燕則有
乙正明祭之無跣也凡祭指君臣上下通言之

姚氏際恆曰此嘗當主秋祭爲是蓋左傳有不食新
之說正合

姜氏兆錫曰嘗者薦新於廟未薦則不忍先食也

又曰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
是死其親矣 又曰此二條言祭薦敬誠之道皆不
失其重輕先後之倫也

僕于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
還立

黃氏敗蒙曰此總言乘車之敬首句作冒言僕御君
子之車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
事還立分升下該始終言始乘又未升之先下行又
既下之後末二句又即始乘言之

姚氏際恆曰與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同而增

始乘下行二事

姜氏兆錫曰言君子或升或下僕皆授之綬而其始君子猶未至則僕乃式以待其升其終下車而步則僕乃下而還立以待其去蓋僕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也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上乘如字七乘以下去聲

熊氏云此云戎車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綬是也

姚氏際恆曰貳車者以下周禮大行人襲此易諸侯

卿大夫爲公侯伯子男鄭氏以此爲殷制非

姜氏兆錫曰貳車朝祀之副車佐車戎獵之副車朝祀尙敬故式戎獵尙武故不式疏謂僕乘車法也

又曰此章亦前僕執君之乘車之意 又曰按周禮大行人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

弗賈賈音嫁

陳氏澹曰服劍所佩之劍也

姚氏際恆曰與曲禮齒路馬有誅之說同本意言尊

貴者之乘車服馬不齒因上言貳車遂謂之有貳車者筆意敏妙

朱氏軾曰服車之服乘也服劍之服佩也

姜氏兆錫曰服車之服猶乘也服劍之服猶佩也齒謂計其老少新舊之次賈謂度其貴賤多少之價君子通指上文此廣貴貴之敬曲禮齒路馬有誅卽此也又承上章貳車而類推其制也

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姚氏際恆曰乘壺酒束修一犬此三物之例其以鼎肉此一物之例其禽加于一雙此一物而多數之例本意言禽多則執一雙今言加于一雙爲下執一雙起眞善于撰詞者

朱氏軾曰言陳酒則陳犬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其以之上有脫文或曰此當承前章立授立節之後也四壺曰乘十脰曰束卑曰賜尊曰獻又曰鼎肉謂肉之已解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又曰加猶過也委其餘謂一雙之外陳列于門外也方氏苞曰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或下有缺文或此

句亦衍也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鞵皆有之臣則左之

姚氏際恆曰曲禮曰效犬馬者左牽之與此不合孔氏謂食犬則左牽之右手防禦此曲說守犬出犬獨不當防禦乎曲禮曰獻民虜者操右袂孔氏謂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則此與臣則左之之說合也朱氏軾曰食犬不授擯者必繫之而使庖人受之

姜氏兆錫曰縶牽犬繩也犬有三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曰田犬充庖廚曰食犬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授

擯不及食犬以其輕也 又曰紉鞫猶縶也右之以
右手牽也通犬以下而言 又曰疏曰曲禮效犬者
左牽之謂食犬也此謂守犬田犬畜養馴不須右手
防禦故右牽也 又曰臣謂民虜也曲禮獻民虜操
右袂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得以制非常也

車則說綏則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
以前之則袒囊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韜執拊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橈與劍焉

姚氏際恆曰車則說綏執以將命與曲禮獻車馬者
執策綏同甲袒囊奉冑與曲禮獻甲者則冑同弓則

以左手屈韜執拊與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拊同

朱氏軾曰襲衣也重也意劍在匣中已有衣獻人則開蓋出劍重加衣飾而進之故曰襲下句申襲字意褱劍衣夫發聲與與之也作于字讀更明註疏謂以蓋卻合于下似覺牽強且曲禮進劍者左首是必捧而進之斷無置之櫝中之理 又曰廣雅謂褱以木爲之孔氏云褱字從衣當是以縉帛爲之孔說較確陸氏奎勳曰劍則啟櫝蓋襲之以加夫褱與劍焉蓋字應讀斷襲之謂以縉類承之也夫乃語褱則劍衣也按褱從衣廣雅以木爲劍衣非是博雅又因鄭

註連用夫褱政作袂褱尤屬傳會

姜氏兆錫曰前之者古人獻物多先以他物如左傳乘韋先牛十二類是也袒開也囊強甲衣也胄兜鍪也謂開囊出甲而奉胄以將命也 又曰蓋便于執也 又曰韜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于把而執之而右手則蕭以將命曲禮右手執蕭左手承附是也 又曰啟開也檣劍匣也龔謂卻合之也夫褱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卻合于匣之下乃加褱于匣中而以劍置褱上也

方氏苞曰龔因也重也反檣蓋以承檣底是因而重

之也

笏書修苞苴弓茵席枕几杖琴瑟戈有刃者橫筴簡其
執之皆尙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
人則辟刃

王氏應麟曰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司馬
文正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上穎爲警枕下穎爲刀鏤皆非
上旣言枕安得又以穎爲警枕禾頭爲穎則穎者首
也與鏤尤不相涉按上穎矛屬猶今之槍以其鋒之
利銳故名下穎刃之首也凡刀劍皆以柄爲首其盡

經義言集前 卷六十一 六
處則爲末有刃者櫝此四字是夾叙法戈有刃者櫝
與刀卻刃以下卽曲禮進戈者前其踵後其刃進矛
戟者前其斲之意

陸氏奎勳曰鄭氏以穎爲警枕固與枕複或訓爲筆
功而未當按毛遂傳探穎而出蓋觸屬也故下文刀
柄之木亦可稱穎

姜氏兆錫曰穎註謂警枕也櫝者以櫝韜戈刃也蓋
琕笏也冊書也修脯也凡苞裏若苴藉之物也弓附
也茵褥也卧席也枕也几也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
戈有刃者櫝也耆莢也籥笛也凡十六物之屬皆左

手執之在上而右手捧之于下以合陰陽之義也
又曰穎刀環也削曲刀也拊刃把也辟偏也謂不以
刃正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尙左卒尙右

姚氏際恆曰出先刃入後刃鄭氏曰不以刃嚮國也
郝仲輿曰出先刃向敵也入後刃嫌倒戈也皆可通
總之本文既妙故令意義無窮

姜氏兆錫曰出先刃以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
國也尙左尙右舊說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將軍
尙左欲無覆車也士卒尙右示必死國也 又曰此

章十二條皆言賜獻執綬之義而末條則類及之也
賓客主祭祭祀主敬喪祀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

陳氏澹曰隱密已情虞度彼情

姚氏際恆曰會同主詡此亦春秋時人之言詡字從
言應屬言語上解謂陳詞夸大之意鄭氏謂敏而有
勇若齊國佐意國佐能陳詞拒晉師故以爲敏而有
勇後來事書詞字但釋曰敏而有勇而不言所以陳
詞之故蒙混可笑

朱氏軾曰會同以申號令詞嚴義正故曰詡險危也

隱當作隱測隱痛之隱虞憂虞也兵凶戰危常懷不測之憂

姜氏兆錫曰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謝明盛貌猶發揚萬物之謝虞度也軍行必思患而預防之又當隱己情度彼情也此亦前章言語之美之意也

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敵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姚氏際恆曰先飯與玉藻諸篇之說同後已卽曲禮主人未徧客不虛口之意毋放飯二句見曲禮小飯對放飯言噍小噍也數噍噍欲數數猶上亟意緩散

咀味便爲口容

姜氏兆錫曰已止也先飯猶嘗食之禮後已猶勸食之意也。又曰此以下通言之也放飯流澣見曲禮小飯令無噦噎也亟之恐有問答也數噍不致吞剝也噍嚼也口容弄口爲容也。又曰食訖客欲自徹食器主辭乃止也。又曰此章言燕食尊卑賓主之禮也。

方氏苞曰亟之非速咽恐有問也蓋雖後君子而已

常恐君子早已則已當隨之故不敢任意需緩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介音界僎鄭讀遵今

如字士
免反

陳氏澁曰賓坐南向以未西分左右也

朱氏軾曰獻字當是信字誤謂除尊奠而奠爵薦
東外其餘介爵僕爵以及賓介酢主人之爵皆居西
也末句補足上句

姜氏兆錫曰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爲左而西爲右
主酬賓賓受奠于薦東是各爵居左也將旅時一人
舉爵于賓賓奠于薦西至旅而後賓取奠爵酬主是
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但鄉人來觀禮者鄉飲禮介
及主人酢爵及僕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并明之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膾祭臠

濡音儒腴以朱反臠音所臠舊火臠

反音昇況甫

反徐況紆反

孔氏穎達曰此謂尋常燕食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于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于人爲橫無進首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鮒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少牢主人獻俎佐食三魚一橫之以魚與牲共俎故特橫之殊于牲豈也蓋正體牲祭橫而魚縮釋祭牲體縮而魚橫也特牲少牢魚皆十有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十有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

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

姚氏際恆曰儀禮公食與少牢皆右首士喪禮左首
公食與士喪禮皆進鰭少牢進腴皆與此不合

姜氏兆錫曰擘濕魚從後起則脇內易離故以尾進
若乾魚則進首也腴在腹下鰭則脊上冬陽氣在下
夏在上凡陽氣所在則肥美故右之腹下大鰭曰膾
祭謂祭先也蓋凡祭燕之禮皆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于左

齊去聲

朱氏軾曰凡齊爲句齊調劑也以鹽梅調羹也執之
非執鹽梅執羹器也曲禮羹居人之右今調劑則以

右手執羹器居之于左以便調劑

姜氏兆錫曰和羹曰齊謂鹽梅之屬執以右手而羹器居於左則調和便也

贊幣曰左詔辭自右

萬氏斯大曰按聘禮賓介私覲宰于公左授幣是左也覲禮既覲天子使諸公賜服太史致命公在左太史在右是詔辭自右也

姜氏兆錫曰自由也言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左傳君命于人則由君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

軌范乃飲

姚氏際恒曰周禮大馭及祭酌僕僕執左轡右祭兩
軹祭軌乃飲襲此而小異之解者亦以周禮辯證非
也。

朱氏軾曰如君之僕言酌者之禮在車四句言僕之
禮

姜氏兆錫曰軌轂木范軾前也僕在車以左手執轡
右手爵祭軌之左右也及范乃飲也 又曰此承上
章之意而明凡燕享時左右之儀制也

方氏苞曰舊說犯軻時飲僕非也周官大馭掌馭玉

路以祀及犯轂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遂驅之則犯轂時僕無受飲之事明矣下云及祭酌僕則正祭之後始酌僕明矣祭之末有舁輝胞翟闔況君之御僕乎其酌以獻僕宜使膳宰或禮官之屬與大射禮司馬正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司馬師獻隸僕與巾車獲者之禮同日其在車則有受飲而不在車者蓋王朝大馭爲中大夫爵列疇六官之貳親且貴王入郊宮祖廟宜從王以入祭畢然後先出升車以待王之出則宜與諸公卿同受爵于壇廟若主時巡蒐狩省耕飲偶有燕飲及稍事而賜僕以飲則宜在車耳諸侯之僕亦然

惟尸之僕宜常在車故總見其受飲之儀

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

朱氏軾曰折俎燔肉皆取祭庶羞不便于取故于俎

內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承土二章之意而雜舉祭燕之節以明之也豆短俎長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則祭之俎內也此亦上章祭臠之類也

君子不食園腴

園豢同周禮作豢

姜氏兆錫曰豢謂犬豕之屬腴其腸也按特牲少牢禮羊腸胃有鼎實而豕腸胃無鼎實鄉射禮用狗亦

不列其腸胃燕亦如之言君子則侍食者可知矣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飲去聲

朱氏軾曰長者賜小子爵小子受而坐祭立飲也

姜氏兆錫曰坐跪也上章概言凡侍食者而已此言

小子侍食其禮異于成人也

凡洗必盥

姜氏兆錫曰洗洗爵盥洗手也言祭燕必盥洗洗必

先盥以致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提音抵

姜氏兆錫曰肺謂祭肺也提猶絕也心中央也雖割

雖之而不絕中央少許待祭時手絕之也不言牛羊
以外統詞

凡羞有滫者不以齊

萬氏斯大曰滫汁也少牢饋尸有羊肉滫羊匕滫豕
匕滫羊肉滫滫中有肉者羊匕滫豕匕滫純滫無肉
者此言羞有滫者蓋羊肉之滫類已有鹽梅之和故
不以齊若太羹直是清汁不齊不必言也

姚氏際恆曰孔疏引庾云滫汁也若羞有汁則有鹽
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又引賀氏云凡滫皆謂太羹太羹不和此二說皆未

然按土昏禮云太羹湑在羹湑汁從肉乃肉汁也以
太羹湑連言則湑非卽大羹矣既爲肉汁不必更參
以齊

姜氏兆錫曰湑大羹也大羹不和故不用齊明非凡
齊之比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爲去聲
薤音戒

姜氏兆錫曰絕猶去也本末猶言首尾也

羞首者進喙祭耳

姚氏際恆曰羞首者進喙爲進食者言也祭耳爲客
言也

姜氏兆錫曰進喙以口向尊者也祭耳取祭以耳也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萬氏斯大曰此專就人君說尊壺非謂尊與壺尊猶設也壺酒尊也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面其鼻言設君之酒尊者必以鼻鄉君玉藻云惟君面尊是也

姚氏際恆曰尊者以酌之左爲上尊上尊元酒也卽玉藻凡尊必上元酒之意尊壺者面其鼻卽玉藻惟君面尊之意

朱氏軾曰上尊尊之上也尊者尊壺者兩尊字謂設尊與壺也面前也以壺之鼻向前猶尊之者以南爲

上尊也上與鼻一例左與面一例左其上面其鼻列尊壺之禮同也

姜氏兆錫曰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而南北列之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者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蓋俱南爲上也 又曰尊與壺皆有鼻面其鼻者鼻向尊者也此亦上章之類而數條皆有尊尊之意故次之也飲酒者馮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姚氏際恆曰未步爵不嘗羞按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先祭脯醢臠肺乃飲卒爵與此不同其說未詳

孔氏曰殺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算爵之時若正羞脯醢折俎飲酒之前則嘗之按無算爵自在嘗羞之後此後豈復嘗羞乎卽如其說庶爵不可貪食正羞獨可貪食乎

朱氏軾曰不坐立飲也襍者醢者得坐若有折俎則不坐

姜氏兆錫曰飲酒凡飲酒者沐而飲曰襍冠而飲酒曰醢折俎謂折骨體于俎也曰襍醢之屬事卑折俎禮盛故其有折俎則立而坐無則可坐也此特言有折俎之重也 又曰步行也羞謂庶羞也無算爵之

禮行爵後乃嘗庶羞其始得嘗正羞脯醢而已此指
言嘗庶羞之宜也

方氏苞曰燕禮大射禮必徹俎然後脫屨升堂坐此

飲酒之正禮也

與醢宜用脯醢有折俎時少冠醢有
乾肉折俎但酌而無醢酢曰醢則親

賓偶聚而有稍事皆宜
用醢不獨冠禮爲然故記者因舉正禮而并著之

疏謂飲酒者卽謂襪冠則三字爲贅設矣

牛與羊魚之腥彘而切之爲膾麋鹿爲道野豕爲軒皆
彘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彘而切之切葱若薤
寔之醢以柔之

姚氏際恆曰與內則肉腥細者爲膾一節同按少儀

在內則之前觀內則麋鹿魚爲菹以下用或曰二字可見蓋引此也此言牛與羊魚之腥而內則但言麋肉此言麋鹿爲菹而內則言魚是取其文而斷制之者

姜氏兆錫曰轟而切之者謂先轟爲大鬻而復切之爲膾也餘見內則此申上不嘗羞之意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朱氏軾曰若云俎有足故立取則尸何以坐意折骨與燔所設者盛故立而取反也

姜氏兆錫曰燔燒肉也言有折骨體之俎者就俎取

輔而祭之祭竟而反于俎皆須立而爲之也其在俎
之燔祭與反亦皆如之尸則祭反皆坐者尸尊也此
申上有折俎不坐之例也

方氏苞曰上言有折俎不坐此明取祭反反之後乃
得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朱氏獻曰衣服之不可不知以在躬也親言視聽言
身所自有可罔罔不察耶

姜氏兆錫曰衣服之制取諸乾坤其章取諸山龍之
屬凡皆以表德也服之而昧其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此條蓋因祭服之類而推言之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道導同

姜氏兆錫曰咏文義當在下文以授人之後蓋錯簡也
以在者告謂主人以先在者告之也道導引也

方氏苞曰道瞽亦然爲句言道瞽者亦當以在者告也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燠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朱氏軾曰以燭繼晝本非所宜主人受客而留之故親執燭以示留客之愬然不讓不辭不歌則亦草率

數爵而止非若後世長夜之飲

陸氏奎勳曰蓋夜飲本非常禮也

姚氏際恆曰上言執燭而客辭執燭不讓以下又因言執燭之禮如此也

姜氏兆錫曰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炬未蒸曰
燋欲久留客故既留燭又抱燋也 又曰飲酒之禮
賓主揖讓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殺
禮也 一云執燭者執燭在手故不得爲此三事也

方氏苞曰主人歡心未盡而以火維之所謂厭厭夜
飲不醉無歸也故此時眾賓傳飲不讓不辭不得相

和而歌務盡主人之歡成禮以退也金華應氏謂執燭之人不暇爲此非也凡燕食執事之有司并無相讓及歌詩之禮安得執燭者獨有此禁戒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姚氏際恆曰有問焉則辟呬而對與曲禮有問焉則掩口而對同說詳曲禮

姜氏兆錫曰辟呬見曲禮言進洗盥之水及食飲之物皆不可飲口氣直冲尊者若有問則偏其口而對可也此條亦敬尊長之禮也

朱氏軾曰凡燕飲禮恭則洗而復盥鄉飲酒禮主人

獻賓卒洗奠爵降盥乃實而進若酬酢獻介則殺矣
此言執食飲者若是洗盥致敬則執而進之時必敬
之至而屏氣似不息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耐練曰告
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
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
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羝豕則以豕左
肩五箇

姚氏際恆曰凡膳告于君子兼上曰致福曰膳曰告
而言

姜氏兆錫曰爲人祭攝主也致福謂致祭祀之福膳則善味而已告者不敢以爲福膳惟以事告也皆歸胙將命之詞展之言省省其具也此則送迎拜使之儀也臂牖者自肩至蹄也箇段也折肩蹄爲九段也羊使豕不言臂牖省文也周人牲體尙右右已祭故獻左此又牲牢體解之數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履馬不常秣

姚氏際恆曰方性夫謂五事必以車馬爲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爲重非也先言車甲食器皆器也又言君

子然後言焉以次爲次叙耳

姜氏兆錫曰靡敝謂師旅飢饉之餘則力靡散民庶
彫敝也彫刻鏤也幾者漆飾之幾限也縛約曰滕謂
不用俎連甲及爲紵帶也以穀食馬曰秣此條言災
變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六終